



研究生之页

推特中对于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的集体记忆与视觉修辞

□ 戚 婧

【摘要】在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中，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进行了海量的报道。通过分析推特中新闻媒体对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的推文和图片，发现新闻媒体运用大量新闻图片构建新闻聚像重温记忆，利用文化记忆唤起对巴黎圣母院的认同感，通过举行纪念和颁奖仪式来保存对于巴黎圣母院的记忆，运用视觉修辞可以更好加强与重塑人们脑海中的记忆。

【关键词】集体记忆；视觉修辞；新闻聚像；文化认同；仪式

引 语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5日18时50分左右，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巴黎圣母院着火的位置是在最上方的塔楼，很快，整座建筑都被大火吞噬，塔楼的尖顶直接倒下。2019年4月16日凌晨3时左右，媒体公布了巴黎圣母院大火救援的情况，宣布大火已经被有效控制，扑灭了部分着火处。国内外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连续的报道，并配有大量的图片、视频、动画进行解释。人们对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的关注达到了高潮。

在图像传播时代，新闻媒体利用大量的图

片和短视频来进行信息的传播，重构了人们对于巴黎圣母院的认知。因此，对于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运用视觉修辞可以更为有效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值得探讨的是，媒体如何塑造人们脑海中的集体记忆，以及视觉修辞在塑造集体记忆的时候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视觉修辞与集体记忆

（一）集体记忆

最早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并对该概念进行进一步阐释的是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又被叫做群体记忆。哈布瓦赫将其定义为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群体成

【作者简介】戚 婧，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广西艺术学院2019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我国争议性健康议题的视觉修辞研究”（项目编号：2019XJ78）的成果。



员一起回忆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通过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分享信息，并经历其特定社会成员的讨论、协商，甚至对某些事情进行争论之后，形成集体记忆。这些被分享和回忆的信息会在该群体中形成共识。由此可见，信息的共享是形成集体记忆的前提。

随后，哈布瓦赫在他的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更为详尽地阐述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他认为集体记忆是被建构出来的，与真正的历史事件可能会一致，也可能存在差别，是人们通过记忆对历史进行的一个清晰而完整的概述。对集体记忆的构建是以现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为基础的，是在现在这一时刻回顾历史，审视过去。伴随集体记忆这一概念，还出现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是相对某个特定的群体而言的，与个人记忆不同，虽然群体是由多个个人组成的，但是集体记忆的重点仍然是群体。

哈布瓦赫指出，人们想要形成记忆，必须要通过社会交往，在交往中对共享的信息不断进行讨论和协商，从而对历史进行回顾，确定历史信息。因此，个人的记忆往往是在群体中形成的，单纯的个体记忆是很难形成的。此外，为了加强或者巩固特定群体中的集体记忆，其社会成员会定期举办一些纪念仪式，不断地重复与再现历史，在此过程中，记忆与记忆之间会进行碰撞，使得某些记忆被重塑。在交往过程中，如果遇到与自己有共同经历或共同看法的个体，脑海中的记忆会不断加强；与之相反，若个体长期没有与相应的群体进行沟通，脑海中的记忆会淡化，直至消失。因此，要想将记忆持久有效地保存下去，特定群体之间的成员必须要进行有效的交流。^[1]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主要探究了社会群体是如何进行集体记

忆，以及个人记忆是如何转化为集体记忆的。他认为，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这两种传播方式，很难受到长期的话语实践的积累与影响，也比文字这一传播方式更为简洁易懂，因此，他们可以帮助特定群体更好地记忆，且记忆的持久度也更为高效。^[2]

（二）集体记忆与视觉修辞

查理斯·希尔和玛格丽特·赫尔默斯两位学者认为，视觉修辞的核心命题是“图像如何以修辞的方式作用于观看者”。换句话说，视觉修辞的对象是关于视觉的文本，而不是单纯的文字。^[3]视觉修辞是一种实践方法，它主要是对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进行研究，得出视觉文本和视觉话语的使用规律，从而对受众起到劝服、交流的作用。^[4]在视觉维度上，存在“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看”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是符号表征中最有意义的一个部分。因此，在视觉维度上，现实世界的意义体系正在被一些物质符号改变。

在西方修辞学中，认为视觉修辞的功能主要有三种，从认识论的角度上对此进行划分，分别是“劝服观”“认同观”和“生存观”。

“劝服观”强调的是劝服。在视觉修辞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视觉劝服，要运用视觉符号实现生产劝服性的话语。视觉文化中，视觉传播实践的过程会产生视觉修辞。通过视觉符号、视觉形式去展示所处的世界，形成描述世界的特定的符号和话语风格。在传播实践和信息交流中，图像符号具有特殊的功能和意义，视觉修辞想长期发展下去，要率先实现视觉劝服的功能。“认同观”强调的是同一，要求不同的主体对价值观念、信息进行传递的时候，能够在图像的维度上进行沟通，例如借助图片、视



频、漫画、动画等形式进行跨文化交流。对于“看”与“被看”的关系，视觉认同主要是探究如何合法合理地进行观看，以及现代社会为何形成了一种图像化的生活方式。在媒介和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视觉符号、视觉形式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实现认同。“生存观”强调的是修辞性，要求明确在人们的生存过程中，图像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及其如何构建人们对于社会认知的元框架系统。所谓元框架，就是解释框架的框架。特定的框架会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特定的理解模式，而定义框架、知识框架、情感框架和价值框架是话语实践中常用的结构。^[5]因此，探究这些框架中图像的作用与功能，了解元框架的阐释形式，明确其建立认知的方式，是解释视觉修辞的重要环节。^[6]

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的记忆更多地被精英所书写；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进步，人们的记忆也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被重塑和赋予新的意义。^[7]新媒体具有海量性、即时性、交互性，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对特定群体中的集体记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中，身处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针对某一事件进行交流与沟通。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使受众的地位不断提高，精英书写集体记忆的现象被打破，人们进入了一个大众书写集体记忆的时代。在图像、视频不断发展的今天，视觉修辞在书写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全球受众都对其有着深厚的记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全球受众的视线聚集于此，那么，新闻媒体的海量报道如何通过视觉符号唤起并重构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呢？

二、研究设计

推特作为全球性的社交网站，能够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让身处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特定的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态度，从而达成共识。这其实就是形成集体记忆的过程，推特在该过程中为特定群体提供了记忆场所，而人们在交流与争论的过程中，展现了集体记忆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9]

本研究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本文选择推特中的世界报lemonde、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法国电台网franceinfo、西班牙国家报ELPAIS、法国巴黎竞赛画报ParisMatch等新闻媒体账号，针对它们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的推文进行分析，从而对于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中集体记忆的建构进行完整的分析。之所以选择这几家新闻媒体的推文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权威性，上述几个新闻媒体均是世界级的新闻媒体，具有较好的公信力，在推特上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信息传播范围广，用户粘性强；二是作为顶级新闻媒体，它们的专业素养很强，大多数是法国本土的新闻媒体，对于巴黎圣母院的报道较为详尽和及时，多为原创报道而非转载其他媒体的新闻报道，具有第一手的资料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部分法国的新闻媒体在推特上的推文是法语，因此在文本分析时采用了Microsoft自带的法语翻译。

在推特中，以“Notre-Dame de Paris”“fire”为关键词针对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进行搜索，选择2019年4月15日至8月10日的相关推文，共计有新闻类的推文308篇，图片410张，媒体主题帖9个。剔除重复图片93张，共计推文308篇，图片317张。

三、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中的集体记忆与视觉修辞

(一) 运用大量新闻图片构建新闻聚像重温记忆

新闻聚像是指在新闻报道中,新闻从业者采用一些生动具体的形象,去展示新闻事件的价值与意义,是对该新闻事件进行浓缩,着重体现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画面,从而达到升华新闻主题的作用。在新闻事件被报道之后,新闻聚像仍能够发挥作用,影响受众对于事件的态度与看法,甚至影响对该事件的后续报道。巧妙运用新闻聚像,能够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从而影响相关新闻事件的媒介记忆。

针对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推特上的新闻媒体一开始都是简短的信息,将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新闻事件公布出来,并配有巴黎圣母院在大火中的照片,让全世界的受众迅速知道这一事件。随着事件的深入发展,关于巴黎圣母院要不要重建、如何重建、重建的资金来源以及大火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成为主要讨论的内容,热度超过了

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本身,在各大媒体报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针对巴黎圣母院要不要重建、如何重建的问题,不少新闻媒体开展了民意调查,利用推特这一新媒体的互动性优势,让受众参与其中,积极转载推文、点赞,并建立主题帖为受众建立一个交流空间和记忆场所,让受众充分发表对于巴黎圣母院是否重建、如何重建的看法与态度。在进行充分的民意调查之后,这些媒体对于巴黎圣母院的重建过程、政府的态度、重建资金的来源和分配进行长期的新闻报道,满足了受众对于信息的知情权。

因为推特对于每条推文140个字符的限制,所以新闻媒体都用最简短的话语将巴黎圣母院最新进展的重要信息发布出来,并配有超文本的链接,链接到自己的新闻门户网站,进行深度报道。又由于进入图像时代,推特上的新闻媒体对巴黎圣母院的相关报道总会配上新闻图片或者是60秒以内的短视频,通过具有标志性的图片展示巴黎圣母院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以及发布政治人物的相关言论,形成对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一事件的新闻聚像(如图1、图2)。

图1



图2





通过大量关于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新闻图片和新闻短视频形成的新闻聚像，延长了该新闻的生命周期。新闻聚像的关注点是现在这个时间段，本质上是对新闻事件进行高度概括^[10]，但是通过对巴黎圣母院风风雨雨几个世纪的辉煌历史的回顾，把火灾之前的美景与灾后的图片进行对比，展示航拍版被大火烧过的巴黎圣母院，极力渲染当地人民悲痛的心情，将巴黎圣母院比喻成“巴黎夫人”“整个国家的情感”，诉诸人们对于巴黎圣母院的既有记忆和相关的情感记忆，让人们对于巴黎圣母院被大火烧过备感痛惜。

（二）利用文化记忆唤起认同感

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对于脑海中的记忆内容和记忆形式会产生影响。文化记忆是指在人们所处环境中的全部知识的总和，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在特定的群体中，这些知识会为该群体中的人们提供经验，指导他们的生活。文化记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组织性和仪式性。

人们对于巴黎圣母院的记忆，除了绝美的哥特式建筑之外，就是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于183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讲述的是法国15世纪的故事，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是一个表面正直，但内心肮脏的人，在他谋害吉卜赛女郎埃斯梅拉达时，长相丑陋但是善良的巴黎圣母院敲钟人卡西莫多却救了埃斯梅拉达。小说用了讽刺的手法，大胆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揭露了当时宗教的黑暗与虚伪，赞扬了普通劳动人民善良与勇敢。^[11]这部小说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及音乐剧。此外，诸如1956年版电影《巴黎圣母院》、文艺爱情片《爱在黄昏日落时》以及经典电影《巴黎假期》《午夜巴黎》《天使爱美丽》等，其中都对巴黎圣母院进行过描

绘，塑造了人们对于巴黎圣母院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和认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集体记忆的构建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特定群体中的个人而言，集体记忆为他们构建了意义情景，帮助他们认识世界，并为他们的后代奠定了认同的基础。对于特定群体而言，集体记忆可以帮助他们确认自己的身份，与不同的群体进行区别，形成对本群体的认同。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关联，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共享和讨论。

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自己处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并且接受群体成员形成的统一的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对于保证群体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要求个体对于信仰和情感进行共享。^[12]社会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价值认同是生活在特定群体中的个人，在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因为追求共同的理想信念，对于某些价值进行共享并认可，形成共同的价值观。^[13]个人也拥有自己的记忆，但是生活在特定群体中的个体，他们脑海中的记忆会受到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面对与自己不同的环境或者不一致的生活方式时，个体会寻找有相同点的个体形成群体，并对这个群体产生归属感，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促使归属感慢慢演化为同属感。因此，对于集体的认同是人们经过反思后，形成的社会归属感。^[14]对于巴黎圣母院，不管是各个国家、还是民族、个人，都可以通过推特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把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连接在一起。^[15]因此，不管是专业的新闻媒体，还是普通的个人，都可以在推特上发布对巴黎圣母院的美好记忆，抑或对其遭遇不幸的悼念。

集体记忆的形成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很难被随意修改或删减，但是，集体记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伴随时代的发展进行自我



革新，也会对于之前的记忆有所保留，使记忆得以延续发展。^[16]文化记忆是相对固定的，其形成过程人们可以进行考究。因为图片优先效应，所以运用图片、视频比运用文字更能够精准、全面、立体形象地帮助人们形成记忆。^[17]因此，巴黎圣母院作为教堂，其灾后展示的十字架、进行的弥撒活动、市民齐唱《圣玛丽圣母》等，都是利用文化记忆来塑造人们对于巴黎圣母院的集体记忆。

（三）通过举行仪式来保存记忆

集体记忆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必然受到定义框架、知识框架、情感框架和价值框架等框架的影响，与一些记忆场所进行关联，产生共鸣。集体记忆的时间维度与纪念语境相对应，集体记忆的空间维度与记忆场所相对应。^[18]虽然个人也拥有记忆，但是这些记忆是在特定群体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个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相加就会形成集体记忆。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一般会采用具有时代意义的原型或者意象，这些原型或者意象与该社会的主流思想保持一致，而其所用的框架，会将这些个体记忆进行融合与加强，形成长期稳定的集体记忆。^[19]

为了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在新闻报道中，新闻记者会构建一种历史叙事的语境，讲述新闻故事。^[20]推特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互动性、超文本、可视化等特点，在短时间内利用图片、视频、漫画、动画等多媒体手段，将巴黎圣母院的火势情况、发生的时间线、财产的损失程度等揭示出来。通过可视化元素，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的前因后果。此外，将此次火灾与之前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事件，以及几乎同时爆发的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火灾事件等进行类比，提供简略的解释和应当汲取的经验或

教训，使悲剧不再重演。

为了让特定群体中的个体进行有效交流与沟通，他们通常会采用仪式作为群体活动。通过举办特定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纪念特殊的历史事件，或者探讨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发生的变化。仪式是在特定群体长期的发展进步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表演性、象征性。与传统的纪念仪式不同，推特上的纪念仪式是虚拟形式的，但这并不影响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当人们对于特定事件形成共识，就可以在这一记忆场所中进行形式多样的仪式表演，通过丰富的视觉符号进行文化的交流与共享。^[21]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仪式，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操演性质。但与其他仪式不同的是，在纪念仪式中，有着群体成员都认同的明确的人物和事件，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集体记忆。^[22]仪式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仪式中，还能够渗透到仪式参与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仪式所想要传达的价值和意义延续下去。^[23]对于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的纪念仪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巴黎圣母院教堂本身被毁的纪念仪式，有在被毁的教堂中放置十字架进行祈祷，也有在教堂中举行弥撒进行纪念，还有不少法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推特这一纪念平台发表自己对于巴黎圣母院被毁的悲痛心情，以此来纪念人们心目中美好的巴黎圣母院；另一种是对扑灭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消防队员的致敬，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举办感谢仪式向消防员表示敬意，巴黎市政厅18日晚也举行了一个感谢仪式。

结 语

在现代社会中，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记忆的书写者由精英变成大众，而且加快了



对于记忆的书写。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便捷性、即时性等优势,新媒体可以快速地生产出海量的文本、图像、视频,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交流与争论,并为举行仪式提供象征舞台。媒体的记忆实践在话语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媒体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书写集体记忆的场所,通过社交媒介,人们可以知道信息、进行交流与争论、举行仪式,从而加强或重塑集体记忆。此外,视觉修辞在书写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于特定历史事件的回顾,人们可以在新闻聚像中重温记忆,在文化认同中唤起记忆,在纪念仪式中保存记忆。^[24] ■

参考文献:

- [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2]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3] Charles A. Hill, Marguerite Helmers. Defining Visual Rhetoric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4.
- [4] 刘涛.媒介·空间·事件:观看的“语法”与视觉修辞方法[J].南京社会科学,2017(9):100-109.
- [5] 刘涛.元框架:话语实践中的修辞发明与争议宣认[J].新闻大学,2017(2):1-15,146.
- [6] 刘涛.视觉修辞何为?——视觉议题研究的三种“修辞观”[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55-165.
- [7] 施佳琦.《人民日报》如何建构“慰安妇”集体记忆(1962—2016)[D].浙江大学,2017.
- [8] 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98-106,159.
- [9] 黄顺铭,李红涛.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2004—2014)的个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5-23,126.
- [10] 李红涛.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J].当代传播,2013(5):18-21,25.
- [11] [法]雨果.巴黎圣母院[M].李玉民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 [12] 汪信砚.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与价值观冲突[J].哲学研究,2002(11):22-26.
- [13] 贾英健.认同的哲学意蕴与价值认同的本质[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0-16.
- [14] 陈旭光.互联网与当代青年集体记忆的建构——基于90后“高考记忆”的经验研究[J].当代传播,2017(1):66-70.
- [15] 叶琿.集体记忆框架下的传播研究综述——谱系渊源、研究成果与局限反思[J].新闻研究导刊,2016(11):40-41.
- [16] 秦志希,曹茸.电视历史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消解[J].现代传播,2004(1):42-44.
- [17] 陈振华.“新媒体事件”的集体记忆[D].复旦大学,2013.
- [18] 李红涛,黄顺铭.“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1949—2012)的内容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37-54,126-127.
- [19] 李兴军.集体记忆研究文献综述[J].上海教育科研,2009(4):8-10,21.
- [20] 李红涛.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J].当代传播,2013(5):18-21,25.
- [21] 张红军,朱琳.论电视综艺节目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路径——基于“仪式观”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3):59-67,127.
- [22] 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12-120.
- [23] 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J].社会,2006(03):46-68,206.
- [24] 李红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J].新闻记者,2015(7):36-45.